

本
期
导
读

B7 国学论谭
女主临朝与“女祸”论辨析
B8 音乐音响
逍遥之夜怎么“疯”

星期天夜光杯

B9 影视地带
太空梦——现代奥德赛
B12 百姓纪事
黄浦江上好声音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473 期 | 2013年 7 月 14 日 星期日 责编:赵 美 视觉:叶 聆

五月天：用音乐，为青春写诗

乘着“诺亚方舟”，贯彻快乐

第一站叫天真,第二站叫青春,生命还没有黄昏,下一站,你的第二人生。——《第二人生》

如果非要比较的话,对于上海歌迷,五月天绝对算疼爱有加。算上即将在 7 月 19、20 日登陆上海体育场的“诺亚方舟明日重生”演唱会,从 2004 年第一次“拥抱上海”开始,9 年左右的时间里,五月天在上海办了 7 次演唱会,其中还不包括今年 4 月在奔驰文化中心的“捡回珍珠计划”免费演唱会,基本上是一年一来一次的节奏。

对于下周末即将来沪的演唱会,细心的歌迷不难发现,与去年在虹口足球场连开三场的巡演是一脉相承,同属“诺亚方舟”,不同的是,那次是“世界末日”。而今,等待“明日重生”的五月天将带领歌迷们开启第二人生,并将这场始于 2011 年,经历了近 70 站的巡演追梦旅程航向终点。为了给上海歌迷最完美的试听感受,五月天除将搬来高雄站的道具战车巡演一周外,还将演唱新歌《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》,阿信说:“我们已来不及等待地要在新歌‘动次动次’的歌词和节奏中与歌迷一起在演唱会上玩到 HIGH,希望大家可以从这首歌开始感受五月天在夏天贯彻快乐的感觉。”

独立创作音乐,从心出发

青春是挽不回的水,转眼消失在指间,用力地浪费,再用力 的后悔。——《疯狂世界》

从出道到现在,五月天歌唱的多是青春、梦想、友情、爱情,他们的作品总给人以希望。从《拥抱》、《为爱而生》、《神的孩子都在跳舞》到《后青春期的诗》,五月天非常清楚地知道怎样的音乐和现场才最能让人感动。及至《第二人生》,五月天的音乐里开始多了一点沉重的东西,开始略略停下脚步想一想人生,这样的风格转变不免让人好奇。对此阿信表示:“对我来讲,更重要的是怎么抓住我们自己的心。唱片做完之后,我们五个人都喜欢是最重要的,可以说服得了我们五个就够了,能不能说服这世界所有的人,其实我们没那么在乎。”

自打成军以来,五月天一度被扣上“阿信的个人乐团”的帽子,原因无他,纵观早年的专辑中,每张专辑的词、曲创作人有

出道 16 年,对歌迷的甜言蜜语,五月天总说不尽;可是应对媒体记者时,却总显得不够游刃有余。4 月份免费演唱会后的记者会上,五个大男孩在台上站成一排,媒体采访时,常常是让阿信打头,之后让团长怪兽,再加上石头、玛莎、冠佑轮番帮腔,才给出最完整的答案。最近一张专辑《第二人生》刚推出时,有媒体指着海报问道:“你们每人手里都拎着一只皮箱,里面应该装满了什么?你们准备展开怎样的新人生?”五个人相视坏笑,阿信说他开烤鸭店,石头砍柴,怪兽养鸭,冠佑运输,玛莎消费,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赫然呈现。胡闹之下又满是认真表情,让人哭笑不得,可是他们追求快乐的生活态度也越发明显。

80%以上皆是阿信,绝对的主力创作加上乐队主唱,阿信的分量之重毋庸置疑。直到近两张专辑中,怪兽、石头纷纷交出了令人满意的作品,让人担心是否阿信有“大权旁落”的落差心理,对此,他大笑表示:“这是五月天成军十几年来,我个人觉得最满意的转变。”

对于阿信的创作能力,玛莎也不止一次夸赞道:“我们每次看他的歌词,也在猜他到底写了什么事,或者哪个人。五月天跟其他乐队蛮大的一点不同,就体现在词的创作上。”怪兽也说:“摇滚乐要获得支持,共鸣是蛮重要的。你要跟听众沟通,他们才能听懂你讲的事情,你的讯息才有办法完整地传达。至少在这一点上,阿信做得挺好,他会琢磨听众要怎样代入自己的角色,投射其中的感动。”



◆ 尹罗娜

十六年的时光,可以冲刷过往,磨平棱角,抑或是让少年成长为男人。可是五月天成团以来的这十六年,留下的只有满满的青春滋味,不管他们是留着长发玩摇滚,或是短发亮相唱情歌,一拨又一拨的歌迷们在他们的歌声中憧憬青春、享受青春或是怀念青春。

是的,大概再没有第二支乐队,像五月天这样,和“青春”这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就如主唱阿信曾对专辑《后青春期的诗》作出解读:“青春之后,认输之前,我依然用力地活着。”他们用音乐,歌唱自己的人生态度,歌唱大家的美好青春。

坚持初时信念,一路前行

逆风的方向,更适合飞翔,我不怕千万人阻挡,只怕自己投降。——《倔强》

1997 年 3 月 29 日,四个来自台北师大附中的学生——队长兼吉他手怪兽,主唱阿信,贝斯手玛莎,吉他手石头组成的“So Band”乐队,为参加歌唱比赛决定拿贝斯手玛莎的网名“五月天”作团名,随着第三任鼓手冠佑的加入,这五个男生的组合日益成长,也为华语乐坛带来一股青春震荡。

从一开始,五月天就有自己独特的风格,他们一直是一支独立乐团,从词、曲、编曲到舞台表演全是自己独立包办,也正是这样不可思议的创造性与年轻化,让他们迅速收获大批学生歌迷。成军第二年时,五月天便尝试在西门町开唱,首场仅有十几人围观,连唱四场之后人气暴涨,据说第五场在新公园音乐台开唱时涌进了两千多人。这样的际遇对于一般的乐团来说,简直无法想象。不得不说,五月天蛰伏的时间实在短暂,他

们甚至来不及体味地下乐团的落魄与怀才不遇,就火速被发现、被肯定乃至被迫捧。

1998 年,五月天已经开始初尝走红滋味。到了 1999 年 7 月,他们的《第一张创作专辑》由滚石发行。那一年,五月天在台北市立体育场举办了演唱会,成为台湾首个站上体育场开演唱会的乐团。从那之后,五月天频频走进校园,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向学生歌迷们传达自己的青春梦想。

直到 2004 年,五月天带着第四张创作专辑《时光机》进入内地宣传,属于他们的时代终于来了。尽管第一次来到上海大舞台开场,票房也只是刚及格,可是不服输的五月天凭借自己勤力的宣传攻势,用自己在台湾时从街头到校园的方式,慢慢地拿下一座又一座城市,甚至曾经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换一个城市演出。

从 2004 年在上海时,走在街上没人认识,到今年的上海体育场的抢票大战,五月天一步步走上“神坛”。尽管五月天从未明说,可初期的艰难总能从言语中窥出蛛丝马迹。阿信说过:“从玩乐队开始,就一直有人劝我不要做音乐梦,说再怎么也轮不到你!我们无意中轮到了,坚持到现在,最深的启发就是要相信音乐的力量。”

不单飞不解散,友谊万岁

然而青春彼岸,盛夏正要一天一天一天地灿烂。——《后青春期的诗》

从相识到相知,五月天走过了十几个年头。这些年,有人成家,有人升级做父亲,也有人依旧单身。当初的五个大男生开始承担不同的角色,可是感情却保鲜如初。阿信表示:“以前我们常常 24 小时粘在一起,现在改成 18 个小时了,相聚时间有所缩短,但只要拿起乐器,我们就能回到从前,找回那种疯狂的感觉,私下开玩笑的方式还是高中生式的。”

多年的相处,让五月天像兄弟一样,虽说不会腻歪地表示“我爱你”,可一旦谁有困难,或是心情不好,大家一定二话不说,鼎力相助。几年前玛莎家出了点财务

上的状况,其余四人主动都说要帮忙。怪兽解释说:“我们有一个共同存款基金,本来计划在未来买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录音室,那时候玛莎遇到问题了,我们就决定先拿去用。”

李宗盛曾在听过五月天的音乐后,对他们说过:“要想在乐坛站稳脚跟,那就不要轻易解散。”深知团结才是力量的五月天将这点践行得完美:不吵架、不争斗……即便是作为主唱的阿信,也笑言从没有人想要挖角,倒是另外四人积极帮忙推销:“可不可以拜托你替他在你们的报纸上做广告?”



■ 演出现场



■ 五月天成团以来的这十六年,留下的只有满满的青春滋味